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

第一〇五回 三探沖霄玉堂遭害 一封印信趙爵擔驚

且說蔣平要去打聽白玉堂下落，急急奔到八寶莊找著了雷震。恰好雷英在家，聽說蔣爺到了，父子一同出迎。雷英先叩謝了救父之恩。雷震連忙請蔣爺到書房獻茶，寒暄敘罷，蔣爺便問白玉堂的下落。雷英歎道：「說來實在可慘可傷。」便一長一短說出來。蔣爺聽了，哭了個哽氣倒噎，連雷震也為之掉淚。這段情節不好說，不忍說，又不能不說。你道白玉堂端的如何？自那日改了行裝，私離衙署，找了個小廟存身，卻是個小天齊廟，自己暗暗思索道：「白玉堂英名一世，歸結卻遭了別人的暗算，豈不可氣可恥。按院的印信別人敢盜，難道奸王的盟書我就不敢盜麼？前次沈仲元說說銅網陣的利害，他也不過說個大概，並不知其中的底細，大約也是少所見而多所怪的意思。如何能夠處處有線索，步步有消息呢？但有存身站腳之處，我白玉堂仗著一身武藝，也可以支持得來。倘能盟書到手，那時一本奏上當今，將奸工參倒，還愁印信沒有麼？」越思越想，甚是得意。

到了夜間二鼓之時，便到了木城之下。來過二次，門戶已然看慣，毫不介意。端詳了端詳，就由坎門而入。轉了幾個門戶。心中不耐煩，在百寶囊中掏出如意綜來。凡有不通閉塞之處，也不尋門，也不找戶，將如意綜拋上去，用手理定絨繩，便過去。一連幾次，皆是如此，更覺爽快無阻，心中暢快，暗道：「他雖然設了疑陣，其奈我白玉堂何！」越過多少板牆，便看見沖霄樓。仍在石基之上歇息了歇息，自己犯想道：「前次沈仲元說過，樓梯在正北。我且到樓梯看看。」順著臺基，繞到樓梯一看，果與馬道相似。才待要上，只見有人說道：「什麼人？病太歲張華在此。」「嗖」的一刀砍來。白玉堂也不招架，將身一閃，刀卻砍空。張華往前一撲，白玉堂就勢一腳。張華站不穩栽將下來，刀已落地。白玉堂趕上一步，將刀一拿，覺著甚是沉重壓手，暗道：「這小子好大力氣。不然，如何使這樣的笨物呢！」

他那知道張華自從被北俠將刀削折，他卻打了一把厚背的利刀，分量極大。他只顧圖了結實，卻忘了自己使他不動。自從打了此刀之後，從未對壘斷殺，不知兵刃累手。今日猛見有人上梯，出其不意，他盡力的砍來。卻好白爺靈便，一閃身，他的刀砍空。力猛刀沉，是刀把他累的，往前一撲。再加上白爺一腳，他焉有不撒手擲刀，栽下去的理呢？

且說白爺提著笨刀，隨後趕下，照著張華的哽喉，將刀不過往下一按。真是兵刃沉重的好處，不用費力，只聽「噗哧」的一聲，刀會自己把張華殺了。白玉堂暗道：「兵刃沉了也有趣，殺人真能省勁。」

誰知馬道之下，鐵門那裡，還有一人，卻是小瘟瘴徐敞。見張華喪命，他將身一閃，進了鐵門，暗暗將索簧上妥，專等拿人的。白玉堂那裡知道，見樓梯無人攔擋，攜著笨刀，就到沖霄樓上。從欄杆往上觀瞧，其高非常。又見樓卻無門，依然八面窗櫺，左尋右找，無門可入。一時性起，將笨刀順著窗縫，往上一撬一撬。不多的工夫，窗戶已然離槽。白爺滿心歡喜，將左手把住窗櫺，右手再一用力，窗戶已然落下一扇，順手輕輕的一放。樓內已然看見，卻甚明亮，不知光從何生。回手掏出一塊小小石子，往樓內一擲。側耳一聽，咕嚕嚕石子滾到那邊不響了，一派木板之聲。白玉堂聽了放心，將身一縱，上了窗戶臺兒，卻將笨刀往下一探，果真是實在的木板。輕輕躍下，來到樓內，腳尖滑步，卻甚平穩。往亮處奔來一看，又是八面小窗櫺，裡面更覺光亮，暗道：「大約其中必有埋伏。我既來到此處，焉有不看之理。」又用笨刀將小窗略略的一撬，誰知小窗隨手放開。白玉堂舉目留神，原來是從下面一縷燈光照徹上面一個燈毯，此光直射到中梁之上，見有絨線繫定一個小小的錦匣，暗道：「原來盟書在此。」這句話尚未出口，覺得腳下一動。才待轉步，不由將笨刀一扔，只聽「咕嚕」一聲，滾板一翻。白爺說聲：「不好！」身體往下一沉，覺得痛徹心髓。登時從頭上到腳下無處不是利刃，週身已無完膚。

只見一陣鑼聲亂響，人聲嘈雜，道：「銅網陣有了人了。」其中有一人高聲道：「放箭！」耳內如聞飛蝗驟雨，銅網之上猶如刺蝟一般，早已動不的了。這人又吩咐：「住箭！」弓箭手下去，長槍手上來。打來火把照看，見銅網之內血漬淋漓，慢說面目，連四肢俱各不分了。小瘟瘴徐敞滿心得意，吩咐：「拔箭。」血肉狼藉，難以注目。將箭拔完之後，徐敞仰面觀視，不防有人把滑車一拉，銅網往上一拉，那把笨刀就落將下來，不歪不斜，正砍在徐敞的頭上，把個腦袋平分兩半，一張嘴往兩下裡一咧，一邊是「哎」，一邊是「呀」，身體往後一倒，也就「嗚呼哀哉」了。

眾人見了，不敢怠慢，急忙來到集賢堂。此時奸王已知銅網有人，大家正在議論，只見來人稟道：「銅網不知打住何人。從網內落下一把笨刀來，將徐敞砍死。」奸王道：「雖然銅網打住一人，不想倒反傷了孤家兩條好漢。又不知此人是誰？孤家倒要看看去。」眾人來到銅網之下。吩咐將屍骸抖下來，已經是塊血餅，如何認得出來。旁邊早有一人看見石袋，道：「這是什麼物件？」伸手拿起，裡面尚有石子。這石袋未傷，是笨刀擋住之故。沈仲元駭目驚心，暗道：「五弟呀，五弟！你為何不聽我的言語，竟自遭此慘毒？好不傷感人也！」只聽鄧車道：「千歲爺萬千之喜。此人非別個，他乃大鬧東京的錦毛鼠白玉堂，除他並無第二個用石子的，這正是顏查散的幫手。」奸王聽了，心中歡喜。因此用罈子盛了屍首，次日送到軍山交給鍾雄掩埋看守。

前天劉立保說的原非訛傳。如今蔣平又聽雷英說的傷心慘目，不由的痛哭。雷震在旁拭淚，勸慰多時。蔣爺止住傷心，又問道：「賢弟，如今奸王那裡作何計較？務求明以告我，幸勿吝教。」雷英道：「奸王雖然謀為不軌，每日以歌童舞女為事，也是個聲色貨利之徒。他此時刻刻不忘的惟有按院大人，總要設法將大人陷害了，方合心意。恩公回去稟明大人，務要晝夜留神才好。再者，恩公如有用著小可之時，小可當效犬馬之勞，決不食言。」蔣爺聽了，深深致謝。辭了雷英父子，往按院衙門而來，暗暗付道：「我這回去，見了我大哥，必須如此如此，索性叫他老死心塌地的痛哭一場，省得懸想出病來，反為不美。就是這個主意。」

不多時，到了街中。剛到大堂，見兩墨從那邊出來，便忙問道：「大人在那裡？」兩墨道：「大人同眾位俱在書房，正盼望四爺。」蔣爺點頭，轉過二堂，便看見了書房。他就先自放聲大哭，道：「哎呀，不好了！五弟叫人害了！死的好不修苦呀！」一壁嚷著，一壁進了書房。見了盧方，伸手拉住，道：「大哥，五弟真個死了也。」盧方聞聽，登時昏暈過去。韓彰徐慶連忙扶住，哭著呼喚。展爺在旁，又是傷心，又是勸慰。不料顏查散那裡瞪著雙睛，口中叫了一聲「賢弟呀！」將眼一翻，往後便仰，多虧公孫先生扶住。卻好兩墨趕到，急急上前，也是亂叫。此時書房就如孝棚一般，哭的哭的，忙在一處。好容易，盧大爺哭了出來，蔣四爺等放心。展爺又過來照看顏大人，幸喜也還過氣來。這一陣悲啼，不堪入耳。展爺與公孫先生雖則傷心，到了此時，反要百般的解勸。

盧大爺痛定之後，方問蔣平道：「五弟如何死的？」蔣平道：「說起咱五弟來，實在可憐。」便將誤落銅網陣遭害的原由說了。說了又哭，哭了又說，分外的比別人鬧的利害。後來索性要不活著了，要跟了老五去。急的個實心的盧方，倒把他勸解了多時。徐慶粗豪直爽人，如何禁的住揉磨，連說帶嚷，道：「四弟，你好胡鬧！人死不能復生，只是哭他，也是無益。與其哭他，何不與他報仇呢？」眾人道：「還是三弟想的開。」此時顏大人已被兩墨攙進後面歇息去了。

忽見外班拿進一角文書，是襄陽王那裡來的官務。公孫先生接來，拆開看畢，道：「你叫差官略等一等，我這裡即有回文答復。」外班回身出去傳說。公孫策對眾人道：「他這文書不是為官務而來。」眾人道：「不為官事卻是為何？」公孫策道：「他因這些日不見咱們衙門有什麼動靜，故此行了文書來，我這裡必須答復。他明是移文，暗裡卻打聽印信消息而來。」展爺道：「這有何妨。如今有了印信，還愁什麼答復麼？」蔣平道：「雖則如此。他若看見有了印信，只怕又要生別的事端了。」公孫策點頭，道：「四弟慮的是極。如今且自答了回文，我這裡嚴加防備就是了。」說罷按著原文答復明白，叫兩墨請出印來用上，外面又打了封口，交付外班，即交原差領回。

官務完畢之後，大家擺上酒飯，仍是盧方首座，也不謙遜，大家團團圍坐。只見盧方無精打采，短歎長吁，連酒也不沾唇，卻一汪眼淚泡著眼珠兒，何曾是個乾。大家見此光景，俱各悶悶不樂。惟獨徐慶一言不發，自己把著一壺酒，左一杯，右一盞，彷彿

拿酒煞氣的一般。不多會，他就醉了，先自離席，一邊躺著去了。眾人因盧方不喝不吃，也就說道：「大哥如不耐煩，何不歇息歇息呢？」盧方順口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眾位賢弟，怨劣兄不陪了。」也就回到自己屋內去了。

這裡公孫策展昭韓彰蔣平四人飲酒之間，商議事體。蔣平又將雷英說奸王刻刻不忘要害大人的話說了。公孫策道：「我也正為此事躊躇。我想今日這套文書回去，奸王見了必是驚疑詫異。他如何肯善罷干休呢？咱們如今有個道理：第一，大人處要個精細有本領的，不消說了，是展大哥的責任。什麼事展兄全不用管，就只保護大人要緊。第二，盧大哥身體欠爽，一來要人眼侍，二來又要照看，此差交給四弟。我與韓二兄徐三弟今晚在書房，如此如此。倘有意外之事，隨機應變，管保諸事不至遺漏。眾位兄弟想想如何呢？」展爺等聽了道：「很好，就是如此料理吧。」酒飯已畢，展爺便到後面，看了看顏大人，又到前面，瞧了瞧盧大爺，兩下裡無非俱是傷心，不必細表。

且說襄陽王的差官領了回文，來到行中，問了問奸王正同眾人在集賢堂內，即刻來到廳前。進了廳房，將回文呈上。奸王接來一看，道：「哎呀！按院印信既叫孤家盜來，他那裡如何仍有印信？豈有此理？事有可疑。」說罷，將回文遞與鄧車。鄧車接來一看，不覺的滿面通紅，道：「啟上千歲：小臣為此印信原非容易，難道送印之人有弊麼？」一句話提醒了奸王，立刻吩咐：「快拿雷英來。」

未知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